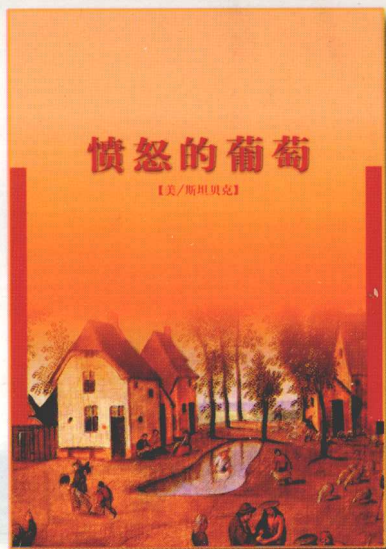


美国教育部门指定美国中学生必读书目
中学生课外必读名著全集

愤怒的葡萄

[美] 斯坦贝克 / 著
宋菲 / 译



延边人民出版社

美国教育部门指定美国中学生必读书目

中学生课外必读名著全集

愤怒的葡萄

[美] 斯坦贝克 / 著

宋菲 / 译



延边人民出版社

愤怒的葡萄

〔法〕 斯坦贝克 著
宋 菲 译

导 读

作者介绍 斯坦贝克(1902—1968) 美国小说家。他生于加利福尼亚州一个临海的谷地赛利纳斯。他的父亲在蒙提雷县政府经管财政,母亲是一个教师。斯坦贝克自小参加劳动,读小学时就在附近农场干活。中学毕业后做了一年药剂师;在斯坦福大学就读时常抽空到附近农场干活。他熟悉农民,包括墨西哥人、印第安人和泊萨诺人(西班牙人、印第安人和高加索人的混血儿)。

也许受其母亲的影响,斯坦贝克从小喜爱文学,阅读了大量的欧洲和美国作家的作品。可以说,他热爱自然,熟悉农民,又有深厚的文学素养,为他后来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斯坦贝克的初期小说如《金杯》等未引起评论家和读者的注意。《煎饼坪》(1935)是他第一部受欢迎的作品。小说《相持》(1936)反映了农业工人的罢工斗争。《人鼠之间》(1937)是另一部优秀作品,描写了小人物“模糊而强烈的愿望。”他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作品当推《愤怒的葡萄》(1939)。小说描写了30年代美国经济恐慌时大批农民破产逃荒到加州的悲壮情景。小说获普利策奖。此后,斯坦贝克创作了《珍珠》等小说。1962年在“通过现实主义的、富于想象的创作,表现出富于同情的幽默和社会的敏锐的观察”而获诺贝尔文学奖,这种评价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愤怒的葡萄》。

内容提要 30年代,俄克拉何马邻近各州的小农、佃农,日益贫穷,负债累累。他们的土地被大公司没收,无家可归,纷纷坐上破旧汽车向西行进,想在加利福尼亚州找到出路。但加州等待他们仍旧是失业、饥饿与迫害。

约德祖孙三代是其中的一户。他们被旱灾和“拖拉机”赶出俄克拉何马，将家中一切变典质，换来一辆旧汽车，一家12口向西部逃荒。当时，汤姆·约德刚出狱回家。牧师凯绥随约德家西行。但全家尚未走出俄克拉何马祖父就因经不起旅途颠簸而去世了。这时，约德一家与威尔逊一家交朋友，两家同行。到达科罗拉多河时，汤姆弱智的哥哥诺亚因不堪旅途劳累，弃家出走。祖母不久亦病逝。从他们一进入加利福尼亚州起，就深受加州警察和州人的仇视与欺凌。他们先在逃荒者营地胡佛维拉临时安顿下来，开始寻找工作。在营地，汤姆和弟弟阿尔与年轻人弗洛伊德交上了朋友。找工作时他们承包人发生冲突。为保护弗洛伊德他们杀死了承包人。牧师凯绥承担了全部“罪责”，因而被捕入狱。约德一家不得不离开营地。这时，汤姆妹妹罗撒香的丈夫弃家出走。

后来，他们来到联邦政府为农业工人建造的收容所。他们对那儿过公社式的自治生活。但附近找不到工作，一个月后，他们只得再度举家北上，后在胡珀农场找到摘水果工作，但工资菲薄，农场商店里货物价格却十分昂贵。约德家的人无意中取代了罢工工人的工作。后来，汤姆发现，凯绥从狱中出来后成了组织罢工的领袖。汤姆与凯绥交谈时，自警团向罢工委员会的帐篷发起了进攻。冲突中，一个自警团团员用棍子打死了凯绥。汤姆夺过棍子打死了那个自警团团员，自己也被另一个自警团团员打伤。约德一家掩护汤姆离开了胡珀农场去棉花地工作，汤姆则躲藏在附近丛林里。但汤姆的小妹妹露丝在与小朋友交谈中吹嘘他哥哥杀了人，现在正躲藏在附近。这样，汤姆不得不离家。他对他母亲告别时说，他要继承凯绥的事业，把农业工人团结起来为正义而斗争。摘棉花季节一过，他们又失业3个月。接着冬天雨季来临，河水泛滥，淹没了营地，而正在此时，罗撒香做产，孩子一生下来就死了。

约德一家来到一块高地上的破棚屋里躲雨避难,那儿,他们发现一个老人快饿死了。罗撒香用自己的奶喂老人,故事就此结束,留下一个耐人深思的结尾。

作品赏析 《愤怒的葡萄》是斯坦贝克最优秀的作品,是作家文学创造的高峰,也是 20 世纪美国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1937 年秋,作家驱车横穿俄克拉何马,加入了逃荒者西行的队伍。到达加利福尼亚后,又与他们在田里并肩劳动。因此,可以说,这部小说也是他亲身经历的写照,是他直接观察的记录,堪称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

小说充分表现了作家对土地的深沉感情,对那些朴实勇敢的农业工人的同情,对破产农民团结互助的赞美,以及对人性的深刻分析。同时,在小说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作家对社会现实和残酷和剥削现象充满了痛苦和憎恨。许多评论家指出,这部小说不仅是一部优秀的小说文艺作品,而且是一部社会文献。特别是小说出版后不久,读者与评论家更多地注意到小说的社会意义,以至在美国国内一时掀起轩然大波,结果也发生了“对号入座”的现象:加州人提出了严重抗议,俄克拉何马禁止小说在州内出版发售,后来的评论家才开始注意到小说的艺术价值。他们认为,作家作用“逃荒”的框架结构使叙事和描写的手法更趋灵活多样,其中包括景物描写,故事套故事,人物形象塑造,乃至历史背景的概述,抒情散文的穿插等等。

小说的结构也颇有特色,全书共 30 章,其中 14 章叙述了约德一家从俄克拉何马逃荒到加利福尼亚的故事。其余 16 章称为穿插章节,约占全书 1/6 的篇幅。其内容从哲理性的评价逃荒途中典型环境的描写,为小说提供了社会、政治、经济和历史背景,并把约德一家的故事置于整个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的广阔背景中,

不少穿插章节本身可称得上散文杰作。如第3章描写一只乌龟爬过草地,穿过公路而几乎被压死的历险,象征了逃荒者的艰难曲折的旅程以及人与动物一样具有的求生本能和强烈欲望。而第7章中旧汽车贩子对顾客、佣工和自己独白充分流露了他的贪婪。这些章节与前后叙述约德家故事的章节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小说描写了逃荒途中约德一家和威尔逊一家以及其他家庭汇成一股洪流,同舟共济,互相帮助,表现了一种自发的阶级友爱和觉悟。西方评论家从斯坦贝克钻研过的生物学这一事实出发,认为这是群体动物求生的本能,这显然贬低了小说的社会意义。有的评论家认为小说结构和故事与《圣经》中的《出埃及记》相似,因而深入挖掘其宗教意义,这也是一种偏向。他有的评论家却把小说归入“共产主义文学”范围,称它为一部“无产阶级”小说,这种意见显然失之偏颇。小说确实描写了大萧条时期美国贫苦农民的苦难,揭露了大企业主对农业工人的残酷剥削,控诉了社会的不平,但斯坦贝克在书中宣扬是人与人之间普遍的爱国和人道主义精神。这一点特别表现在小说的结尾——罗撒香用自己的奶喂一个行将饿死的老头,这儿,斯坦贝克的人道主义思想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具有更广泛、更深厚的群众基础。

小说集中描写的3个主要人物,表现了破产农民身上“闪着一股越来越强烈的怒火。”并通过他们切身的遭遇表现出自发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觉悟的提高。

凯绥原是个牧师,他在大批农民受尽压迫奴役、颠沛流离的形势面前,渐渐怀疑自己所宣传的宗教道理。他出狱后积极组织罢工斗争,并号召新工人与老工人一起斗争。

汤姆·约德家的主要劳力,从几次斗争的经历中体会到,“一个人并没有自己的灵魂,个人的灵魂只是大灵魂的一部分,”“他那一

部分灵魂要不跟其余的在一起,变成一个整体,那就没有好处。”最后,他决心继承凯绥的事业,团结广大的贫苦的农民为正义而斗争。

第三个人物形象是汤姆的母亲。她是家庭主妇。在逃荒过程中,她是团结全家克服艰难困苦的灵魂。她先人后己,不仅照顾家人,还帮助其他穷苦乡亲。她说:“从来没听说过约德家拒绝人家的请求。”她劝说汤姆在与警察的斗争中应与大家一起行动;她支持汤姆打死自警团团员为凯绥报仇;她支持汤姆去继承凯绥的事业。这位普通的劳动妇女身上体现了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

作者在小说中把联邦政府理想化了,人物的个性描写也不够充分,但总的说来,《愤怒的葡萄》是美国当代文学中的一部杰出的作品。

目 录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5)
第 三 章	(15)
第 四 章	(18)
第 五 章	(35)
第 六 章	(46)
第 七 章	(72)
第 八 章	(79)
第 九 章	(104)
第 十 章	(109)
第 十 一 章	(142)
第 十 二 章	(145)
第 十 三 章	(152)
第 十 四 章	(189)
第 十 五 章	(192)
第 十 六 章	(207)
第 十 七 章	(248)
第 十 八 章	(257)
第 十 九 章	(296)
第 二 十 章	(306)
第 二 十 一 章	(362)
第 二 十 二 章	(365)
第 二 十 三 章	(418)

第二十四章·····	(425)
第二十五章·····	(445)
第二十六章·····	(449)
第二十七章·····	(524)
第二十八章·····	(528)
第二十九章·····	(558)
第三十章·····	(561)

第一章

近来下的那几场不缓不急的雨，并没有把俄克拉何马那些红色原野和灰色原野上覆着硬硬地皮的土地浇得裂开。被雨冲出的痕迹由耕犁划出了去去来来一道道沟。很快，玉米在这些雨中茁壮地长了起来，路边的野草也四下里冒出了头，给红色与灰色的原野都蒙上了绿色的调子。天空打五月下旬起慢慢成为灰白色。入春至今一直高悬于天空的团团云堆没有了。太阳一日一日地照耀着玉米，在那绿色的玉米地的边缘上勾勒出棕色线条，一天天延伸开去。天上的浮云出现又散开，甚至在一段时间里一点痕迹也没有了。野草也不再四处蔓延，它们渐变为深绿色，好让自己不受到伤害。大地也随着天空变成灰白色，这样原本红色的原野成了淡红色，灰色的原野也成了白色。

雨水冲刷而成的沟壑里流动着细土。只要鼯鼠与蚁狮开始活动，尘土便如雪山崩塌一般倒下来。在严酷的日头下，原本娇嫩挺拔的玉米叶低垂下去了，刚开始时是弧形，接着由于叶脉的慢慢脱水，每张叶子都斜斜地吊了下来——六月的太阳加倍的暴烈。玉米叶上的棕色脉络蔓延到了主脉上。就连野草也干枯了，叶子往根部垂了下去。空气很淡薄，天色呈现出更灰白的色影；大地也日复一日地变得愈发灰白。

大路上板结的泥块变为了飞扬的尘土。由于车马往来不休，车轮与马蹄将路面磨损践踏得尘土飞扬。一切活动的东西都将尘土掀得满天弥漫，行走的人使一层轻薄的灰土飞到腰际，大车把尘

土掀得和篱笆顶一般高，汽车尾部就翻滚着阵阵尘雾。

大约六月中旬时，得克萨斯与墨西哥海湾的上空有一大片的云层弥漫，那是一些饱含水分的浓云，飘得低低的。田野中，人们抬头望望，用鼻子嗅嗅，把潮湿的手指伸出来辨别风势。云朵飘忽，引起田野上马群的慌乱。浓云匆匆洒落几颗雨点后就往别的地方去了。云过之后，天空又转回灰白色，太阳仍如火焰一般普照大地。在尘土上，被雨点击到的地方留下了点点凹陷，玉米上有亮晶晶的水珠闪动。

雨云在一股轻风的驱逐下飘往北方。和风拂动着一点点枯萎下去的玉米。天快黑了。风渐渐吹大了，但风势仍挺稳的，并不会一时有一时无。从大路上飞扬起来的灰土停留在田间的野草上与周围的田野中。风变大一些了，吹着下过雨后玉米地中板结的地面。空中尘土把天覆得越发暗了，风从大地上吹过，把尘土卷起来向其他地方吹去。风越来越大，越来越猛了。板结地干裂了，尘土飞扬在田野上方，形成灰色的一道道烟雾。风把玉米吹得哗啦啦地响，发出一阵阵干涩的声音。最为轻细的尘土在暗下去的空中消散了，再也落不回地面。

风吹得越来越猛烈了，在石块下包裹起稻草、枯叶与小土疙瘩，从田野上吹过时把它们洒下。天空十分阴沉，太阳只是一团红光，有种叫人发冷的刺骨阴冷。晚上，风刮过地面的速度更迅猛了，它在玉米的根部巧妙地翻掘着，玉米以它柔弱枯萎的叶子和风争斗。最后，风的一阵猛掀，一阵乱翻把玉米根部的泥土掏松了，弄得它们一株株倒下，在地上指示着风向。

黎明到了，却似乎见不着白天。天空的一片灰色中露出红日，却只是一个隐约的红色圆盘，放着弱弱的光，跟黄昏时一样。再过一阵，阴暗的天气又蒙上一片黑色，风在玉米秆上发出呜呜的悲

号。

男的女的人们在自家屋子里呆着，出门时都把手帕蒙在脸上，掩上鼻子，还用风镜防止眼睛受害。夜间，一切更是笼罩在黑暗中，星光没有办法透过沙尘到达地面，窗内透出的灯光连院子那么大的地方也透不过。沙尘与空气均匀地混合在一起，分不出彼此了。每家每户的门窗都紧闭着，缝隙也用布条塞上了。但细得肉眼无法看见的小沙尘仍往里钻进来，如花粉般堆积在桌椅与碟盘上。人们掸着肩上的尘土，门槛上也有一行行的尘沙堆积。

半夜，风住了，地面也平静了。由尘沙合成的空气只能起到比雾还大的隔音作用。床上躺着的人们听到风住了。他们是在大风平息后醒过来的。他们安静地躺在那儿，在寂静中专心致志地倾听。一会儿，鸡鸣叫起来，啼声也闷沉沉。人们在床上反复翻转，眼巴巴等着天亮。他们明白空中的尘沙一定要好久之后才能清澈。早上，沙尘仍像雾一般弥漫着，太阳红得如同鲜血。尘沙天天都从天空筛下来，到第二天仍是不住筛落，给大地铺上了一床平整的毯子。尘沙落到玉米上，堆在篱笆顶上，聚在电线上，也落在屋顶上，覆在野草和树丛上。

人们走出家门，热辣辣的空气刺激着人的鼻子，他们赶紧把鼻子掩住。孩子们也出来了，却不像雨后那样奔跑叫喊。男人们在他们的篱笆旁边站着，看着受灾后的玉米迅速地干枯打蔫，只有零星的绿意透过尘沙的障翳。他们沉默不语，一动不动。妇女们走出来，站到自己的男人身边——偷偷窥测他们这次是否会彻底灰心。妇女们悄悄地打量着男人们的神色——如果他们不气馁，就算玉米没有收成也没关系。孩子们在旁边站着，用光光的脚趾在沙尘上乱划，暗自观察着男女的大人们是否泄气了。孩子们偷看着男女的大人们的面孔，然后接着用脚趾小心地划线条。马儿走

到水槽边，拿鼻子拨开水面的尘沙喝水。一会儿之后，那些呆望的男人们的脸上神态不再迷惑，变为勇敢、愤怒，充满战胜困难的决心了。所以妇女们明白她们已经平安了，男人们不再会泄气了。她们问，我们该怎么办？男人们说，不知道。不过问题已解决了。妇女们明白问题已解决了——呆望着的那些孩子也明白问题已解决了。妇女们和孩子们都深深地明白，只要家里的男人们能挺得住，他们就不会有不能忍受的灾难了。妇女们进屋里去做活计，孩子们开始玩了起来，不过刚开始玩得小心翼翼。这一天的太阳升得老高老高，它的红色也褪得越来越多。阳光猛烈地照射着尘沙满地的地面。男人们坐在自家门口；他们手里握着小树枝与小石子，在地上忙着写写划划。男人们静静坐在那儿——想呀——算呀。

第二章

路旁小酒馆门口开来一辆庞大的红色运货车，停下了。排气管是立式的，扑扑响着，排出一道几乎看不见的青色烟雾。这是辆新的闪着红色光亮的车，车身两侧有几个十二寸见方的巨大的字漆在那里——“俄克拉何马市运输公司”。车上有崭新的双轮胎，一把铜挂锁明显地套在后边的大车门搭扣上。酒铺装着铁纱门，店中收音机的声音调得很小，因为没人在听，放的曲子是一支柔和的舞曲。大门上端的圆洞中一架小换气扇悄悄转动着。门窗外苍蝇急躁地在铁纱上扑打。店中只有那个货车司机——一个男人——是唯一的顾客。他正在一张圆凳上坐着，胳膊肘支在柜台上，面前一杯咖啡。他望着那孤独消瘦的女招待，和她聊着一些不失体统而又没有意思的闲话。“三个月前我见过他。他做了一次手术。割去了什么。到底是割的哪儿我倒不记得了。”她说道，“我最末见他那次距现在一星期也不到。看上去他身体还可以。只要没多喝酒，他倒也还是个挺不赖的家伙。”苍蝇在铁纱门外断断续续地嗡嗡叫着。咖啡壶冒着一阵阵蒸汽，女招待回手就关上了它，看都懒得看一眼。

店铺外，一个男人沿着公路边上走着，穿过公路，向汽车走来。他慢悠悠地走到汽车前，用手按着锃亮的挡泥板，看了一眼挡风玻璃上“不准搭车”的字条。他准备沿着大路继续朝前走，可是犹豫了一下子，最后坐在了背着酒铺那一侧的踏板上。他还三十岁不到，两眼是深棕色的，眼珠上略有几分棕黄。他的颧骨高而且阔，

一道道深深的皱纹在脸颊上由上至下延伸，在嘴角弯成了弧形。他的上唇十分长，两瓣嘴唇绷得紧紧的，为了要盖住他的暴牙，嘴巴老是闭得紧紧的。他双手长着又粗又大的指头和与蛤壳一般又厚又圆的拱指甲，很结实。虎口上、手掌上布满闪亮的老茧。

这人一身新衣服——都十分廉价而又崭新。他的灰色鸭舌帽很新，帽舌都是硬挺挺的，钮扣也一颗不差，并不像作过各样用途——如代替口袋、手巾、脸巾等等之后的便帽那么走样，变得鼓鼓胀胀的。他的衣服料子是廉价的灰色粗布，新得很，裤子上还有折痕。他那件蓝条纹的布衬衣是有衬料的，既挺直又滑溜。他的上衣太大，裤子又太短，因为他长得很高。上衣的垫肩滑在他的胳膊上，即使这样，袖子仍是太短，上装前襟还松松地在他的肚子上晃动。他脚上是一双叫做“军用式”的新棕黄色皮鞋，用平头钉钉满了鞋底，还用两个蹄铁般的呈半圆形的后掌把鞋跟保护起来，以免受到磨损。他在踏板上坐着，把帽子脱下来擦脸。擦完又重新把帽子戴好，拉了几下帽舌——那已经开始变形了。他注意到自己的双腿，俯身下去，把鞋带解开，让它松在那儿不系上。他头顶处柴油机排气管发出扑扑的声响，急急地放出道道青色烟雾。

酒铺中的乐声变成了一个男声的广播，女招待也没把它调成另外的节目，这是因为她并没意识到音乐已经停止了。她用手指在耳朵后摸到了一个小包，想用柜台的镜子来照照，却又不愿让那货车司机发现，只好装作拢一缕头发。货车司机说：“听说在哪儿打死了一个人；勺尼办了个大舞会。你还有什么消息吗？”“没有。”女招待用手轻抚着耳后那小包，说道。

外边那个坐着的人站了起来，越过货车车头朝这边望着，细细打量了一阵酒铺。接着他又坐了下来，从旁边衣袋中摸出一口袋烟草与一叠卷烟的纸。他缓缓老练地把烟卷搓好，细致地瞧来瞧

去，把它磨平了。最后他点上烟，将点烟的火柴往地上的尘土中插去。太阳渐渐照进了货车的暗影快到中午了。酒店中，货车司机付完帐后，将两个镍币的找头放入了吃角子老虎机中，转筒转了几圈，他输掉了。“他们作过手脚，让你无法赢到钱。”他对女招待说道。她说：“有个家伙在不到两小时前中了头彩呢，有三块八。你准备几时回来？”他把铁纱门轻轻推开一点。“一星期至十天后，”他说，“我要去一次塔尔萨，总是不能如预期那么快地回来。”

她有点生气：“要不就出去，要不就进来！不要让苍蝇进来了。”他说着“再见”，把门打开走了出去。他身后铁纱门“砰”的一响，关上了。他站在阳光下，把一块口香糖剥开。这是个肩宽肚胖的壮汉，脸很红，由于常在强烈日光下眯缝着眼，那双蓝眼睛已经成了长长的的两道细缝。他身上穿着军装裤，还穿了双高统靴。他把口香糖举到嘴上，透过铁纱门嚷：“你不要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啊！”女招待已转过了身子，对着后面墙上的镜子照着。她含糊地应了一句。货车司机慢吞吞地咬着口香糖，只要咬一口，就连下巴带嘴唇地张个老大。他一路走向那辆红车，嚼着口香糖并将它卷在舌头下面。

那个步行的旅行者其实想搭他的车，这时站了起来，隔着车窗朝他说：“先生，我能搭一段车吗？”司机飞快地回头瞧了一眼酒铺：“难道你没见到拦风玻璃上那张‘不准搭车’的字条吗？”“我自然见到了。但好人终究会有好心，虽然那些有钱鬼叫他往车上贴条，他仍会给人行方便的。”司机一边琢磨这句话，一边慢慢钻进卡车。如果他现在拒绝了他，那么就不仅是个坏人，还是个甘愿被欺压，往车上贴条，没人同行陪伴的人。如果他让他搭了车，当然成为了好人，而且并不任由哪个有钱鬼支使。他知道自己被圈套套住了，但又不知怎么对付。他得做个好人才行。他又瞟了眼酒铺子，说：